



世界经典名著

战争与和平

(三)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刘伟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二部	1
第十七章	1
第十八章	6
第十九章	9
第二十章	14
第二十一章	19
第三部	25
第一章	25
第二章	29
第三章	33
第四章	36
第五章	40
第六章	46
第七章	50
第八章	55
第九章	59
第十章	62
第十一章	68
第十二章	73
第十三章	76
第十四章	81
第十五章	86
第十六章	90
第十七章	94
第十八章	97

第十九章	103
第二十章	105
第二十一章	109
第二十二章	113
第二十三章	118
第二十四章	126
第二十五章	130
第二十六章	134
第四部	138
第一章	138
第二章	144
第三章	147
第四章	150
第五章	158
第六章	164
第七章	173
第八章	184
第九章	187
第十章	193
第十一章	204
第十二章	209
第十三章	214
第五部	218
第一章	218
第二章	224
第三章	228
第四章	235

第五章	239
第六章	245
第七章	249
第八章	254
第九章	259
第十章	265
第十一章	270
第十二章	273
第十三章	277
第十四章	281
第十五章	285
第十六章	293
第十七章	300

第二部

第十七章

六月份，弗里德兰爆发了一场战斗，保罗格勒兵团没有参与这次战役，紧接着宣布休战。罗斯托夫因为朋友不在身边而觉得难受，自从他走后没有接到他的任何消息，对他的案件的进程和伤势感到担心，于是他就利用休战的机会请假到医院去探望杰尼索夫。

医院位于普鲁士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有两次遭到俄军和法军的摧毁。正因时值夏季，田野里十分爽适，而这个小镇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毁坏的屋顶、污秽的街道、鹑衣百结的居民、流落于街头的醉醺醺的、病魔缠身的士兵，这就构成了分外阴暗的景象。

医院里一栋砖石结构的房子，庭院里可以看见拆掉的围墙的残迹，门窗与玻璃部分地遭受摧毁。有几个绑着绷带、脸色惨白、遍身浮肿的士兵时而踱来踱去，时而坐在庭院中晒太阳。

罗斯托夫刚刚走进屋门，就有一股腐烂的肉体和医院的气味向他袭来。他在楼梯上遇见一个叨着雪茄烟的俄国军医。

俄国医士跟在他后面。

“我不会分身似的同时抓许多事，”医生说道，“你晚上到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里去，我也到那里去。”



医士还向他问了什么话。

“咳！你知道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岂不都是一样的吗？”

医生看见走上楼来的罗斯托夫。

“大人，您干嘛要来？”医生说道，“您干嘛要来？也许子弹没有打中您，您要传染上伤寒吗？老兄，这里是麻风病院。

“为什么不能来呢？”罗斯托夫问道。

“伤寒病，老兄。无论是谁走进来，只有死路一条。唯有我和马克耶夫（他指指医士）在这儿拖着干活儿。我们医生兄弟在这里莫约死了五个了。新来的人隔了一个星期就要完蛋的，”医生显然觉得高兴地说，“有人延请普鲁士医师，可是我们的盟友都不喜欢到这里来。”

罗斯托夫向他说明，他想探视住在这里的骠骑兵少校杰尼索夫。

“老兄，不晓得，不知道，您想想吧，我一个人干三家医院的工作，四百多个病号！还好，行善的普鲁士太太每月给我们寄送两俄磅咖啡和两俄磅绒布，不然的话，真会完蛋的。”他笑了起来。“老兄，四百病人，还经常给我送来新的哩。有没有四百呢？嗯？”他问医士。

医士现出疲惫不堪的样子。显然他在懊恼地等待聊得太久的医生赶快走开。

“杰尼索夫少校，”罗斯托夫重复地说，“他是在莫利坦负伤的。”

“他好像死了。是吗？马克耶夫，”医生冷淡地问医士。



但这名医士并没有证实医士的话。

“他是啥样子，高高的个子、棕红头发的吗？”医生问。

罗斯托夫描述了杰尼索夫的外表。

“有过，有过这样的人”这位医生仿佛挺高兴地说，“这个人也许死了，不过我来查一下，我这儿有名单。马克耶夫，你有名单吗？”

“名单在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里，”医生说，“请您到军官病房里去吧，在那儿您能亲眼看见的。”他把脸转向罗斯托夫，补充地说了一句话。

“咳，老兄，最好不要去！”医生说，“要不然，好像您自己也会留在那里的。”但是罗斯托夫向医师鞠了一个躬，告辞之后就请医士领他去。

“一言为定，甭埋怨我吧。”医生从楼梯下面大声喊道。

罗斯托夫和医士走进了走廊。在这个昏暗的走廊里，医院的气味十分浓，以致罗斯托夫捂住自己的鼻子，不得不停步，好鼓足劲来往前走。右边的房门打开了，一个面黄肌瘦的人拄着双拐杖、赤着脚、穿一套内衣从那里探出身子来。他依靠着门楣，用妒嫉的、炯炯发亮的眼睛不时地望望从身旁走过去的人们。罗斯托夫朝门里一瞧，瞧见了那些病号和伤员都躺在铺了一层干草和军大衣的地板上。

“可以进去看看吗？”罗斯托夫问道。

“究竟要看什么呀？”医士说。但是正因为医士显然不愿意让他走进病房，罗斯托夫硬要走进士兵的病房。他



已经闻惯了走廊里的气味，这里的气味更浓。这里的气味稍微有点不同，更令人觉得冲鼻子。可以敏锐地感到，走廊的气味正是从这里发散出去的。

太阳透过大窗户把长长的房间照得很明亮，在这个房间里头，病号和伤员把头靠着墙分成二排躺着，房中间留了一条过道。他们大部分人昏迷不醒，都没有注意走进来的人。那些神志清醒的人欠起身子，或则抬起他们那消瘦的发黄的脸，目不转睛地望着罗斯托夫，个个都流露出同样的表情——指望帮助、责备和嫉妒他人的健康。罗斯托夫走到这个病房中间，望望隔壁的房门口（几扇门都是敞开的），他从房间的两边看见了同样的情景。他停步了，默默不语地环顾四周。他决没有料到会目睹这种情状。就在他面前，有一个病人横卧在过道中间的光地板上，大概是个哥萨克，剪了一个童化头。这个哥萨克伸开粗大的手脚，仰卧着。他的脸色赤红，两只眼睛往上翻，只能看见眼白了，他的赤脚上，发红的手上，一条条青筋像细绳似的绷得紧紧的。他的后脑勺碰了碰地板，嗓音嘶哑地说了一句什么话，又开始重复说出这句话。罗斯托夫仔细地听他说话，听清了他重复说的这句话。这句话是：喝点水，喝水，喝点水啊！罗斯托夫向四周环视，想找人帮忙，让这个病号躺好，让他喝点水。

“谁在这里照顾病人呢？”他问医士。这时有个辎重兵，医院的工友从隔壁房里走出来，他退后一步，直挺挺地站在罗斯托夫面前。

“您好，大人！”这个士兵瞪大眼睛望着罗斯托夫，喊道，他显然是把他看作医院的首长。



“要他躺好，让他喝点水。”罗斯托夫指着哥萨克兵，说道。

“大人，是。”这名士兵蛮高兴地说，他把眼睛瞪得更大，身子也挺得更直，可是还呆在原地不动。

“不，这里毫无办法，”罗斯托夫想了想，垂下眼睛，希望走出去，但是他觉得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从右边向他凝视，他于是回头望望。差不多紧靠屋角，有个老兵坐在军大衣上面，露出一副骷髅般瘦黄的、严肃的面孔、没有剃过的苍白的髭须，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罗斯托夫。坐在老兵身旁的人从一边指着罗斯托夫，对他低声地说了些什么。罗斯托夫明白，老年人想向他提出什么请求。他向这位老人近旁走去，看见他只弯着一条腿，另一条腿从膝头以上完全没有了。老头子身旁的另一个人离得相当远，他头往后仰，一动不动地躺着，这是个年轻的士兵，翘起鼻子，苍白如蜡的脸上长满了雀斑，翻着白眼，罗斯托夫望了望这个翘鼻子的士兵，一阵寒凉掠过他的脊背。

“瞧，这个士兵看来是……”他把脸对着医士说。

“大人，我们请求过了，”老兵的下颏颤栗着说，“早上就有个人死了。要知道，我们也是人，而不是狗……”

“我马上派人把他抬走，抬走，”医士连忙说，“大人，我请您离开这里。”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罗斯托夫连忙说，他垂下眼睛，缩成一团，极力不让人发现，从这排向他凝视的、责备而嫉妒的目光中穿过去，他走出这间屋子。



第十八章

穿过走廊后，医士把罗斯托夫领进军官病房，病房有三个房间，房门都是敞开的。在这些房间里摆着几张床铺，负伤的和生病的军官在床上躺着或坐着。有几个人身穿病人服在房里踱来踱去。罗斯托夫在军官病房里遇见的头一个人是个身材矮小的瘦骨嶙峋的独臂的人，他戴着睡帽、穿着病人服，嘴角上叨着烟斗，在第一间房里踱来踱去。罗斯托夫详察着他，极力地想回忆起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没有料到在这儿遇见啦，”身材矮小的人说，“您还记得图申、图申是我把您领到申格拉本吗？您瞧，砍掉了我这一小块……”他面露微笑，把那只空空的袖筒拿给罗斯托夫看时这样说，“您是找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杰尼索夫吗？——住在一起的人啊！”他知道罗斯托夫要找谁时说，“在这儿，在这儿。”于是图申就把他领进另一间房里，从房里传出几个人的哈哈大笑声。

“他们怎么能够在这儿不仅哈哈大笑，而且活得下去呢？”罗斯托夫想道，他还闻到在士兵病院闻够了的尸体的气味，他还从周围望见那两边伴送他的妒嫉的目光和这个痛苦得翻白眼的青年士兵的面孔。

虽然是上午十一点多钟，但杰尼索夫还用被子蒙着头，睡在床上。

“啊，罗斯托夫！你好，你好！”他喊道，那嗓音仍像平常他在兵团中说话时用的嗓音一样，但罗斯托夫忧愁



地觉察到，他还怀有他所惯有的放肆而活跃的心态，但是他的面部表情、语调和谈吐却流露出前所未有的、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难堪的情感。

尽管他负伤以后已经过了六个礼拜，伤势并不太严重，但是还没有愈合。他的脸苍白而且浮肿，住军医院的伤病员都和他一样。但使罗斯托夫感到惊奇的不是这件事，使他感到惊奇的是，杰尼索夫看见他，好像很不高兴，对他流露出一不自然的微笑。杰尼索夫既不询问兵团的情形，也不询问战事的进程。当罗斯托夫谈论此事的时候，杰尼索夫不听他说话。

罗斯托夫甚至发现，在向杰尼索夫提起兵团的情形，总之是向他提起军医院以外的另一种自由生活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高兴。他好像力图忘怀过去的的生活，只是关心他和军粮官的那个案子。为了回答罗斯托夫询及的案情，他立即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份他从委员会方面接到的公文和他草拟的答复。他变得兴奋起来，开始念这份公文，尤其是要罗斯托夫注意他在公文中对自己敌人说的这些讽刺的话。那些住院的杰尼索夫的伙伴，原先把罗斯托夫——新近从自由世界走来的人物——围在中间，但一当杰尼索夫开始念他的这份公文，他们就渐渐走开。罗斯托夫凭他们的脸色心里就明白，这些先生不止一次地听过使他们厌恶的整个故事。只有邻床的十分肥胖的枪骑兵阴郁地皱起眉头，坐在自己的病床上抽烟斗，身材矮小的独臂的图申继续听他讲故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念到半中间的时候，枪骑兵打断杰尼索夫的话。

“在我看来，”他把脸转向罗斯托夫说，“索性请求国



王赦免。听说，眼前颁发的奖赏更多，大概能够得到饶恕的……”

“我要去请求国王！”杰尼索夫说，他本想使他自己的嗓音赋有从前的激昂和劲头，但是听来却是无益的急躁。“请求什么呢？如果我是个土匪，我是会请求施恩的，可是我受到审判是因为我揭露了一些土匪。让他们公审，我不畏惧什么人；我诚实地为沙皇、为祖国效劳，没有盗窃行为！竟把我革职……你听着，我就直言不讳地禀奏，我禀奏：如果我是盗窃国库者……”

“写得真妙，没有什么可说的，”图申说，“可是问题不在那里，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他也对罗斯托夫说，“应当顺从，您瞧，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不愿意。要知道，检察官对您说过，您的案情很糟糕。”

“让它糟糕吧。”杰尼索夫说。

“检察官替您写了奏帖。”图申继续说，“总得签个字，就由他送去。想必（他指了指罗斯托夫）他在司令部也有靠山。

您找不到更好的机会。”

“我不是说了，我不想卑躬屈节。”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又继续念他自己的那份公文。

罗斯托夫不敢规劝杰尼索夫，虽然他本能地感觉到，图申和其他几名军官提出的途径是最正确的，只要他能够帮助杰尼索夫，他就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他知道杰尼索夫的百折不回的意志和他这个老实人的急躁脾气。

杰尼索夫连续读了一个多钟头才把这几份写得恶毒的公文读完了，罗斯托夫怀着愁闷的心情，没有说什么，



好几个住院的杰尼索夫的伙伴又在他周围聚集起来，罗斯托夫一面叙述他所知道的情形，一面倾听旁人的叙述，在他们之中度过了这天剩下的时光。杰尼索夫整个晚上心情忧悒，不吭一声。

罗斯托夫深夜想启程，问了问杰尼索夫，有没有委托他办的事情？

“是啊，请你等一下。”杰尼索夫朝着军官们瞥了一眼，说道，他从自己枕头下面拿出公文来，走到那摆着他的墨水瓶的窗前，坐下来写呈文。

“看来，鞭子是打不断斧头背的。”他从窗前走开，把一个大信封交给罗斯托夫时说道。这是检察官拟就的送呈国王的禀帖，杰尼索夫在其禀帖中只字未提及军粮管理处的过失，只是请求予以赦免。

“请你转交吧，看来……”他没有把话说完，病态地虚伪地微微一笑。

第十九章

罗斯托夫回到自己的兵团，向指挥官转告杰尼索夫的案情之后，便携带禀帖前往蒂尔西特觐见国王。

六月十三日，法国皇帝和俄国皇帝在蒂尔西特聚会。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向他所依附的要人请求将他编入驻扎于蒂尔西特的随员之列。

“希望会见一位伟人。”他说到拿破仑，直到目前，他像大伙儿一样，总把拿破仑称为波拿巴。

“您说的是波拿巴吗？”那位将军面露微笑地对他



说。

鲍里斯疑惑地望望自己的将军，他立刻明白，这是一种幽默的刺探。

“公爵，我是说拿破仑皇帝。”他回答。将军微笑地拍拍他的肩膀。

“你大有作为。”他对他说，并且把他带在身边了。

在觐见二位皇帝的那天，为数不多的人员到了涅曼，其中包括鲍里斯。他看见带花字头的一排排木筏，看见拿破仑在河对岸从法国近卫军近旁驶过，当亚历山大皇帝在涅曼河岸上的一家酒肆中等候拿破仑驾临的时候，他看见亚历山大皇帝陷入沉思的面容；他看见两位皇帝上了小船，拿破仑首先靠拢木筏，他迈着飞快的脚步前去迎接亚历山大，向他伸出手来，他们二人在幔帐中消失不见了。鲍里斯自从进入上层社会的活动范围以来，他就使他自己养成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并且一一记录的习惯。他在蒂尔西特觐见二位皇帝的时候，详细地打听那些随同拿破仑抵达的人员的名字，打听他们所穿的制服，留心地听取要人的讲话。当二位皇帝走进幔帐的时候，他看看怀表，当亚历山大走出幔帐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再看一次怀表。会见延续一小时零五十三分，当天晚上他把这件事记载在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其他事实中。因为皇帝的侍从寥寥无几，所以对一个珍视事业成就的人来说，二位皇帝见面时能在蒂尔西特逗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鲍里斯来到蒂尔西特后感觉到，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地位完全确立了。人人不仅认识他，而且看惯了他。他曾有两回奉命觐见国王，因此国王认识他的面貌，国王的亲信们不仅不像从前那样



认为他是个新来的人而怕和他见面 ,而且 ,假如他不在场 ,他们反而会感到惊奇的。

鲍里斯和另一名副官、波兰伯爵日林斯基住在一起。日林斯基是在巴黎受过教育的波兰人 ,很有钱 ,热爱法国人 ,法国近卫军和司令部的军官在蒂尔西特逗留期间 ,几乎每天都在日林斯基和鲍里斯那里集合 ,共进早餐和午餐。

六月二十四日晚上 ,日林斯基伯爵 ,和鲍里斯住在一起的人 ,为他自己的法国熟人举办了一次晚宴。一名贵宾——拿破仑的副官、几名法国近卫军军官、法国老贵族出身的少年 ,拿破仑的少年侍从出席了这次晚宴。就在这一天 ,罗斯托夫趁黑夜不被人认出的机会 ,穿着一身便服 ,驶至蒂尔西特 ,走进了日林斯基和鲍里斯的住所。

罗斯托夫如同整个军队 (他是从军队中来的) ,在对待由敌人转变成朋友的拿破仑和法国人的态度上 ,还远未发生大本营和鲍里斯身上所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军队中仍能体验到仇视、轻蔑和畏惧波拿巴与法国人的掺杂在一起的情绪。还在不久前 ,罗斯托夫和普拉托夫师的一名哥萨克军官谈话时 ,这样争论 :如果拿破仑被俘 ,他们不会把他看作国王 ,而会把他看作罪人。不久以前罗斯托夫在途中遇见一名负伤的法国上校 ,罗斯托夫急躁起来 ,他向这名上校证明 ,在合法的国王和罪犯波拿巴之间不可能有媾和之事。罗斯托夫习惯用迥异的眼光从侧翼防御散兵线上观看法国军官的军装 ,因此鲍里斯住宅中的法国军官们的外貌竟使罗斯托夫感到惊讶。他一看见从门内探出身子的法国军官 ,那种看见敌人时经常体验到的战斗的敌对情



绪忽然把他控制住了。他在门坎上停步，用俄国话问他，德鲁别茨科伊是不是住在这里。鲍里斯在接待室听见陌生人的噪音，就走出去迎接他。当他乍见罗斯托夫时，他脸上流露出懊恼的神情。

“啊，是你，看见你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他说，不过面露微笑，移动脚步，向他走去。但是罗斯托夫发现了他最初的内心活动。

“我好像来得不是时候，”他说道，“我原想不来，可是我有桩事情。”他冷淡地说……

“不，我感到惊讶的只是，你怎么从兵团走到这里来了，我愿意马上为您效劳。”他听见喊他的声音就转过头来回答。

“我知道，我来得不是时候。”罗斯托夫重复地说。

鲍里斯脸上懊恼的表情已经消失了，显然，经过考虑后决定他该怎么办，他特别沉着地握住他的两只手，把他领到隔壁房里。鲍里斯的眼睛平静而坚定地望着罗斯托夫，它仿佛被什么东西蒙着，仿佛被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蓝色眼镜遮住了。罗斯托夫好像有这种感觉。

“噢，真的，得啦，你哪里会来得不是时候。”鲍里斯说道。鲍里斯把他领进房里来，这里摆好了桌子开晚饭，他喊了一声罗斯托夫的姓名并说明他不是文官，而是骠骑兵军官，是他的老友。“这位是日林斯基伯爵。这位是N.N.伯爵，这位是S.S.上尉。”他说出客人们的姓名。罗斯托夫皱起眉头望着几个法国人，不乐意地鞠躬行礼，一直沉默着。

日林斯基看来不乐于接受新来的俄国人加入他的小



团体，他没有对罗斯托夫说句什么话。鲍里斯好像没有去注意由于新来的人而造成的窘态，他仍旧带着平静的喜悦的神色，他的眼睛中还像他遇见罗斯托夫时那样蒙着什么东西，他力图使这次谈话变得热闹起来。一个法国人流露出法国人常有的毕恭毕敬的样子，把脸转向保持沉默的罗斯托夫，同他搭话，说他来到蒂尔西特大概是要觐见皇帝的。

“不，我有我自己的事。”罗斯托夫简短地回答。

罗斯托夫在发现鲍里斯面露不满的神色后，他立刻显得心情不舒畅，他好像觉得，大家恶意地望着他，他正在妨碍大家，这是心绪不佳的人们常有的情形。他确乎妨碍大家。虽然大家又交谈起来，惟独他一人置身于局外。“他干嘛坐在这儿呢？”客人们向他投射的目光仿佛这样说。他站了起来，走到鲍里斯面前。

“不过，我使你觉得不自在，”他对他轻声地说，“我们同去谈谈一件事儿，谈完之后我就要走了。”

“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鲍里斯说道，“如果疲倦了，就到我房里去吧，躺下来休息休息。”

“果然是……”

他们走进鲍里斯睡觉的一个小房间。罗斯托夫还没有坐下来，就感到非常忿恨，好像鲍里斯对不起他似的，他立刻向他谈起杰尼索夫的事，他问到，他是否愿意，是否能够通过自己的将军替杰尼索夫向国王求情，并且通过将军转交一封信。当他们二人留下的时候，罗斯托夫第一次证实，他不好意思去望鲍里斯的眼睛。鲍里斯跷起二郎腿，一面用左手抚摸右手的纤细的指头，一面细听罗斯托夫讲

